

董思群 / 著
DONGSIQUN

你好， 律师小姐

Hello,
Miss Lawyer



梦想，
需要我们在人群中逆行的勇气，
而非随波逐流。

你好， 律师小姐

Hello,
Miss Lawyer

董思群 / 著
DONGSIQU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好，律师小姐 / 董思群著. —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7.1

ISBN 978-7-5502-9344-1

I. ①你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98412号

你好，律师小姐

作 者：董思群

出 品 人：杨 意

产品经理：白了了

责任编辑：张 萌

封面设计：仙境设计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20千字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20印张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344-1

定价：35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64243832

写在前面

I n t r o d u c t i o n

《你好，律师小姐》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写这本书的直接动力来自于我想把自己还算成功的追梦经历，蕴藏到一部文学作品中，从而鼓励更多与我同龄或者比我小的年轻人不忘初衷，不要輕易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低头。这部作品的灵感，来自于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新闻事件，包括银行错打给我20万澳元的事，不过我创作的过程中亦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艺术加工。比如在小说里，这个桥段被改编成了男主人公匿名打了50万澳元给女主人公，而女主人公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退还了。

记得去年，我陪朋友去海选“非诚勿扰”澳洲专场，可没想到自己却被意外选中。因为是陪别人海选，所以我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于是，录制当天，我在现场看到其他女嘉宾都带了美美的衣服，只有我什么都没带。最后还是服装造型师借给了我一条“很酷”的阔腿裤（应该是要173cm以上的模特穿才合适，我才165cm的个头，台上走路好怕自己把自己绊倒），又用了10分钟让发型师卷了一个卷发，然后……我就上场了！等到第二场上场前，我玩心顿起，跟化妆师说好，给我涂了一个最红色调的口红，之后……大家就看到了我在第二期中的那个“烈焰红唇”，后来等到我看电视的时候，都快被自己笑抽，因为那个口红确实很“红”。

在“非诚勿扰”录制前，曾有个女编导让我们说下“自己理想中的男生是怎么样的？”。当问到我的时候，我回答说，我理想的另一半，是像我的书中“江俊彦”那样支持型的男生。结果，女编导用比寒风还“冻”人地眼神，白了我一眼，没好气地说“谁知道江俊彦是怎么样的！”

说实话，当时的我，真的好受打击。但现在，“江俊彦”是谁，很多人不都知道了吗？而且，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。有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真心感谢那些在我们人生的某个节点上，质疑过我们的人。正因为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那种“不屑”，才促生了我们要证明自己的动力。

在生活中，我是个不会拐弯抹角的人，是典型的白羊座。虽然知道有些时候需要“委婉”和“伪装”，但内心还是会排斥。我总觉得，时间应该花在学习各种知识来充实自己，写作品去输出自己，处理法律案件为当事人伸张正义上。不仅如此，在平时的多余时间，我还会参加一些志愿者服务，比如去养老院照顾老人。我不喜欢花时间去做一个八面玲珑的人，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我的时间全部要花在有产出和丰厚价值的事上，那种讨好别人的事，我并不是很有兴趣。

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很固执，有些会说我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坚持力。但于我而言，我只是在坚持我感兴趣的事，即使异议再多、困难再险，在成功之前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退却。而这样的自信从哪里而来，我亦不知道，也许从娘胎里便带出来了吧。

出国之前，我的英文很差，大家都说我是出不了国的。但我偏偏不信这个邪，自己跟自己铆劲。为了这个理想，我放弃了律师的工作，自己到大学边上租房，白天混迹在大学的自习室，直到深夜才回到出租房睡觉。那时，在我的身边，是清一色的反对之声。甚至在某些人眼中，我可能就是个笑话。那种不被人理解的感觉很难受，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。不过，一个人只有经历过最坏的，才能承受最好的。挫折会让一个人的内心变得强大，这样以后再碰到任何困难，都可以坦然面对。

当然，我还款的事最后上了央视国际新闻，而且还给我的事业带来了很多的机会，这也是我远没有想到的。当时事发的时候，我只是做出了最本能的反应。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“上天自有安排”，所以还在努力的你请不要放弃，因为你的坚持上天一定能够看到的，总有一天它会以独有的方式奖励你。

最后，真心希望我花费了一年时间雕琢的小说，可以带给你们感动，让所有在追梦的你们也感受到一点温暖。

——董思群

2016年12月25日

001 写在前面

Chapter.1 / 初遇

001 | 祸不单行

Chapter.2 / 重遇

059 | 欢喜冤家

Chapter.3 / 追梦

117 | 梦想成真

Chapter.4 / 沦陷

171 | 情非得已

Chapter.5 / 宿命

215 | 命中注定

Chapter.6 / 美满

275 | 破镜重圆

01.

“该死的！违反律师执业道德？居然罗织这种罪名把我开除！”童言抱着一箱案卷钻进车内，适才强忍住的泪水再也克制不住地流淌下来。

“Shit！可恶的朱期！”她重捶了一下方向盘，车喇叭发出几声低沉的哀鸣，似乎在为她鸣不平。

但反作用的力却也把她的手震得生疼，她咬着嘴唇，捏住发红的右腕：“真是倒霉，倒霉死了！”

“既然要做‘圣女’，就别留在所里了！让你去陪个酒，每次都推三阻四。做律师的还不肯应酬，你以为你爸是美国总统？”

“对！是我让内勤把《解聘通知书》贴在公告栏上！你有本事就去告啊！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想告我朱期的律师你不是第一个，但他们结果怎样？一个个不知死活地跟我斗，最后还不都乖乖撤诉？”

“我是律所的合伙人，在这里我就是‘理’！我诬陷你违反律师执业道德又怎样？你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，想跟我作对？我看你还是省省吧！”

“作为对律所的赔偿，剩下几个月的工资是不会发给你的，识相的话就立刻收拾东西走人！”

“告诉你，我就是要你身败名裂，在泉州律师圈彻底混不下去！”

朱期那张肥头大耳的狰狞面孔浮现在童言的脑海里，那沾沾自喜的声音也一直在她耳边回荡。

委屈的泪水模糊了童言的视线，老天也似乎感应到了她此时的心情，适才还是蒙蒙细雨转瞬已变成了瓢泼大雨，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敲击着车身，挡风玻璃上很快就蒙了一层迷蒙的水雾。

童言努力地强撑意志，发动了车子引擎。她不能被打倒，不能让那些企图看自己笑话的人得逞，但泪水却像跟她作对似的，不争气地往下掉……雨刮器在大雨中高频率地工作着，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童言眼前——

大学时泡图书馆背法条的日日夜夜；获得奖学金上台领奖时的踌躇满志；知道自己通过司法考试后的欢呼雀跃；接到当事人感谢电话时的满心宽慰；加班准备第二天开庭材料的彻夜不眠……

虽然，她不像那些有背景的年轻律师一样顺风顺水，但每当看到当事人胜诉时的喜悦和感激，她就觉得自己的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。四年间，她是泉州最年轻的女律师，多次被评为“泉州优秀法律援助律师”。

而今天，就在刚才，所有的荣誉都离她远去，她成了一个被律所开除、不守职业道德、没有诚信的“不良律师”！她仿佛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，飞短流长……

“砰！”一阵猛烈的撞击，粗暴地打断了童言的思绪。

她的车被撞得转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圈，在湿滑的路面上冲出两三米，安全气囊瞬间弹出。

有一瞬，童言以为自己要完蛋了。不过，好在车子被路边的隔离带挡了一下，并没有滑出太远，只是童言的手臂受了些轻微的擦伤。

她惊魂未定，还没来得及下车查看情况，就听到有人用力地拍打她的车窗。

因为雨太大的关系，车窗蒙着一层白茫茫的水汽，她只能模糊地看到是一个气急败坏的身影。童言着实被吓得不轻，混沌沌地打开车门，步态还有些踉跄。

“先生，你没事吧？”她在雨中艰难地睁开眼睛，对上一双盛怒凛冽的褐眸。

那是一双很好看的眼睛，虽然极怒，但却不冷酷。童言稍稍平复了心情，这才看清眼前的男人，他身着裁剪合体黑色西装，衬得身材颇长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。要在平时童言和这种人肯定没什么交集，但此刻，他正愤怒地看着她。

“你有没有搞错，这是单行线，你居然会逆行！”对方劈头盖脸地数落道，童言看了一眼路牌，嘴角抽搐了几下——

这，确实是条单行线……

“对不起、对不起……”童言连连道歉。

刚才满脑子都想着被开除的事，加上雨和泪混在一起，以至于她并没有意识到开进了一条单行线。

“一个女孩子在雨天开得这么快，是不是嫌命太长？”男人甚为不悦地责备，眉头间的皱褶愈发的深了。

童言抬眼往那人的车看去，还好没有什么大损伤，只是前车灯被撞坏了。而她的车就没那么幸运，整个左车头都凹陷了进去。她有点哭笑不得，两辆车明明受的冲击力一样，结果却天差地别。她正琢磨什么车质量这么好，不想冷不丁瞄到了汽车标志——

“你开的是保时捷！”童言几近麻木地杵在原地，本就不好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。

眼下是她逆向行驶，摆明了是她全责。她的车商业险刚刚过期，眼下只有一个交强险。别说她刚刚失业，就算她仍有工作，拿她一整年的工资去买保时捷的一个前车灯估计都费劲。

“喂，我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听见！”对方看她神情游离的样子，更加恼火了。

见童言仍不回应，男人无奈拨了一串号码，但并未拨通。

男人不爽地挂断，低声咒骂：“该死，要他办事的时候就找不到人。”

收起电话，他转向近乎全身瘫软的童言：“喂，我们要不叫警察处理一下？”

童言前一分钟还在琢磨如何不让自己倾家荡产，后一分钟就听到“警察”两个字。瞬间，她脚下一软，一屁股坐在地上——果然！他要走程序，她可能还会被告上法庭，背上一大笔欠债……

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！原本以为自己丢了工作、被人欠薪已经够惨了，但没想到，居然……为什么所有倒霉都像认准了似的排队来找我！老天爷，你今天故意要玩惨我了是不是？算命师还说她会大富大贵，可眼下她整个儿就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啊！

“呜！我的天——”想到这，童言不禁悲从中来，下一秒便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喂，你这是干吗，哭什么哭？”男人显然没料到这一出，脸上露出像踩屎一样的表情。

车祸发生在闹街，本来就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他们，童言这一哭，更

是为这场车祸平添了一些“暧昧纠葛”的味道。

男人似乎非常不愿引起别人的注意，有意识地把头埋得很低，还用一只手遮着脸。眼下的情况，反倒显得他是更手足无措的那一个。

“喂，你这个女人，别哭了行不行？”男人不耐烦地去拉她，但童言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，压根就没有把他的的话听进去，反而越哭越凄凉。

眼看围观的人越聚越多，对他俩指指点点，估计那些不知情的路人可能以为肇事的是站着的那个男人。

“你看那个男的，长得人模人样，对女孩子居然大呼小叫，那女孩哭得那么可怜，肯定身上受伤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？我看那女孩肯定伤得不轻，被那男的一吓，可不是伤上加伤。你说现在开豪车的富二代都是些什么素质。撞了人，还这么理直气壮！”

越来越多的围观者，男人窘迫不已，只能压低声音，半威胁对童言说：“喂，你别哭了，马上给我收声，不然我就叫警察，让你赔钱！”

这招对童言果真管用，她眼下就怕交警来给她认定个全责，见事情有转机，她抬起一双哭红的泪眼：“你同意私了？”

男人皱着眉头瞪住她，口气不善地威胁道：“那就要看你是否在我没改变主意之前闭嘴！”

童言猛咽下一口口水，胡乱擦掉眼泪：“现在我们怎么做？”

男人漫不经心地瞥了童言一眼，看到她站得笔直的样子，顺从得就像个小学生，那样子让他有点想笑。难道之前大哭，是怕他问她要天价赔偿？

“你身上有没有受伤？”他问。

童言摸了一下隐隐作痛的手臂，摇摇头：“没什么大碍，一点儿擦伤而已。”

男人看了眼童言那辆被撞得变了形的车头，型眉微挑：“你的车应该是不能开了。算了，还是让拖车先把你的车拉到修理厂，你坐我的车，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把这事处理一下。”

男子看了童言一眼，迅速规划好了处理方案，然后不由分说，直接把童言拖上了车。

他必须尽量减少自己在人前的曝光时间，如果今天这事引来记者，少不了又得添油加醋地大做文章。

“等一下，我车上还有重要的东西。”童言挣脱了男人的手，转身回到自己的车里抱着一个纸箱，那里面有她律师生涯中处理的所有案卷材料，是她现下仅有的资产。

男人一怔，看着那个狼狈的身影从车内抱着一个沉重的纸箱，然后朝他的方向疾步走过来。

“就这么一点儿破东西还拿着干什么。”他嫌恶地轻嗤。

童言没理会他的嘲讽，看了看被丢在路边的车子，迟疑地问：“那我的车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要先等拖车来了再离开？”

这时，男人的电话响了。

“先上车。”男人望了童言一眼，转身走向车子。

“哦。”童言也连忙跟上了车。

男人接起电话，童言只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一个男高音，急迫地解释着什么，男人很不耐烦地直接打断：“别废话了，你现在去登风路和古宜路交叉道的单行线上，有一辆红色的廉价三厢车，车的标志不认识，车牌是QZ885，你找拖车公司搞定它。”

下了命令后，男人就直接挂了电话。

童言瞪圆眼珠，像看外星人似地看着这个不可一世的男人——哪有这么称呼别人的车是廉价货的？她的车虽然算不上是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但也是很大众的牌子。假装不认识来凸显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和品味很了不起？自大狂！

车上持续了好几分钟的沉默，气氛有种说不出的诡谲。

童言虽然看不惯这个男人，但眼下还是不要再触怒对方的好。

“那个……你的车好像很贵喔？呵呵……不知道修理下要多少钱呢？”童言装作不经意地提起，但她问出口才发现自己的演技实在拙劣，显然是很刻意地关心赔偿费。

男人看都不看她，线条分明的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，根本没有要回答她的意思。

童言没套到话，车上又恢复了寂静，仿佛连呼吸的声音都清晰可闻。

今天，她可真不是一般得走、背、运！

“你开车都是这样横冲直撞，根本不管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？”男人突然打破了沉默。

童言缩了下脖子，原来他还在为自己“逆向行驶”的事耿耿于怀。

童言自知理亏，嗫嚅道：“今天心里在想事，所以才没看到指示牌，我平常没这样……”

男人用眼角的余光瞥了她一眼，轻嗤：“如果想心事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还要交警干吗？”

童言哑口无言，虽然这男的说话不好听，但她也找不到回嘴的理由。

男人不屑地瞥了她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不过，你的戏演得真不错，刚才哭得跟真的一样，连我都要怀疑是不是我先撞了你。”

童言没回应他，因为此刻她发觉这条路并不是去市区的。

“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？”她警觉地问，下意识地捂住胸前的衣物。

前段时间她还看了一条新闻，有人搭车被拐到小树林先奸后杀了！

“我告诉你，你认识吗？”男人揶揄道，看都懒得看她一眼。

“当然，我也开车！”童言挑起眉，壮着胆子道。

“是吗？但我并不觉得你知道怎么开车。”男人的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孤痕，完全没有停车的打算。

“我说你够了啊，不就是撞了你的车吗，不用每句话都这么带刺吧！”

“我奉劝你还是收敛一点儿，如果你足够聪明，应该知道现在谁对谁要客气。”男人冷冷地道。

童言知道现在形势确实于她不利，而且他驾车的方向也不是去郊外小树林的，所以心头的不安稍稍放下了些。

但眼下摸不清对方意图，这样被对方带着走，自己的车又被丢在了事故现场，所有事不在自己掌控之中的感觉让童言很不安。

车子终于在一个停车场停下，童言往窗外一看，竟然是林山区交通事故处理中心！

“你居然骗我！”

男人冷冷勾唇一笑，也没有半分愧疚的意思：“难不成你还真以为我要请你喝咖啡？这年头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不把事情搞清楚，万一被人讹上了怎么办？”

“我讹你？你有没有搞错！”童言瞪大眼睛，不可思议地问。

“刚才那个赖在地上哭的应该不是你吧？”他记仇地反问，看了她一眼，“你们国内报纸上不是三天两头报道‘碰瓷’的事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也干这行的。”

童言生平第一次被人当骗子，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我哭关你什么事，哭就是讹你钱、耍赖了？”

男人冷漠地看了童言一眼，径自下车，不由分说地把她也给拽下车，顺势把童言的大纸箱塞回给她。

“有什么话就去警局再说，我不想跟泼妇在公共场合骂街，有失身份！”男人波澜不惊的语调充满了轻蔑的味道。

“喂！你骂谁是泼妇，有你这么教训人的吗？”童言气得肺管子都快炸了，脸也憋得通红。

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背了，如果等会儿没赔得身无分文，那她真应该去买张彩票。说不定物极必反，还能中个大奖！

男人转回身，反唇相讥：“你现在的样子就像极了。”

“好，那我就泼妇给你看，我不走了！”童言的犟脾气也上来了，站在原地不动。

既然今天被诬陷为“不良律师”，还被形容成“骂街泼妇”，那她也没必要凡事都这么配合，反正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“好人有好报”！

“你不走可以，反正事故现场都有监控。别忘了，你的车还在我手上，查出你的身份也不是难事。如果你不想被扣一个‘肇事后逃逸’的罪名，我劝你现在最好配合一点儿。”男人强势地威胁道。

“原来你让拖车把我的车拖走是想扣车！”童言愤愤地瞪大眼。

“你要这么认为也可以。”男人好笑地冷嗤了一声，露出不耐烦的表情。

童言胸口一团火苗凶猛地窜起，正准备再跟眼前的男人客气，火药味十足地回击道：“那么，恕我实在看不过眼，给某些法盲普及一下基本的法律知识。第一，你不是执法部门，你没有权力扣我的车，如果你私自扣我的车，让我丧失对车辆的控制，那你的行为就是侵占他人财产。我这辆车虽然是廉价车，但也足够认定为‘数额巨大’，够判你个三五年了。”

她故意加重了“廉价车”三个字反击他之前的无礼，在收到男人微怔的表情后，继续道：“第二，‘交通肇事逃逸’指的是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或者试图逃离。而我只是站在原地不动，从来没有逃跑的行为，又怎么算得上是‘逃逸’呢？”

男人更愣，眉头慢慢拢起，俊眼微眯。

“再者，只有造成一人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的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，我看帅哥你胳膊腿脚都利索得很，而且脑筋还特好使，连骂人都不带脏字，身强体健、才思敏捷，怎么看也不像是要断气的人。”她又不甘示弱地辩驳道。

男人显然是没料到童言会有如此一番长篇大论，他盯着童言，玩味地眯起眼，重新开始打量起眼前的女人。

那一大箱的案卷……

“你是律师？”男人挑起眉问道。

“不可以吗？”这回换童言反问他了，“你不是要去警局吗？那就去呗。”她昂首阔步，留给对方一个爽利的背影。

02.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童言。”

“职业？”

“刚失业。”

闻言，做笔录的交警抬头瞧了童言一眼：“以前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律师。”她小声地道。

交警摇摇头，低头一边继续做笔录，一边数落道：“律师还不守交规，那条路改成单行线已经一年多了，就算不知道也应该能看到标识。小姑娘眼睛长得挺大，怎么光好看，不实用啊。来，报一下你的住址和联系方式。”

童言咬紧牙关——警察叔叔，要批评教育也跟她的眼睛大小没关系吧？而且她是做律师的，不是做交警的，要熟悉的也不是交规好吗？

“美丽园2幢301室，电话是15832546957。”童言不情愿地报道。

“家庭成员信息。”

“我爸爸，童香香。”

“哪个香？”交警疑惑地抬起头。

童言咽了口口水：“是……‘香喷喷’的‘香’。”

这个问题，她回答了26年，也尴尬了26年。不知道爷爷对老爸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，居然给他取了这么女性化的名字。

她用眼角的余光往身边的“豪车男”身上瞟了一眼，只见他一副“关我何事”的高冷范儿，完全毫无反应。

童言挑挑眉——怕是普通话不好，没听懂吧？笨蛋。

“你妈妈呢？”

“辛荷花。”

交警抬眼看了她一眼，随口扯道：“香喷喷的荷花，绝配。”

童言挑挑细眉，脑海里闪过父母平日里一搭一唱“蹂躏”她的画面，凭借如此这般高的“合作默契度”，这两人也确实是配到不能再配的“绝配”了。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”

“还有一个哥哥，童无忌。”她极不情愿地提起那个自称有“莲步大法”，最大的爱好就是使唤她做海鲜炒饭的长兄。

“你们家还超生啊？”警察惊诧地问道，“超生游击队当年可是要被罚很多钱的吧？”

“呃——”她确实是“超生”出来的“产品”，但，这跟今天的事有关吗？大叔！

这一刻，她真想地上迸出一条缝，可以进去躲躲。

“你爸妈是不是金庸的小说看多了，居然给你们取这么奇怪的名字。”原本一直在旁边假装“高冷”的男人刷了眼一脸懵然窘迫的童言，突然出声笑谑道：“童言无忌，连起来不是‘一句废话’的意思吗？呵，你父母可真有创意。”

“要你管！你这个没有礼貌的家伙！”童言被气得跳脚，这件事一点儿都不好笑，好吗？！

男人冷飏飏地瞅了一眼暴跳如雷的童言，好笑地轻嗤了一声，掉头对交警大叔说：“我还有个会议要赶，有什么要问的，就请问吧，我不想在这里跟这个女人多浪费时间。”

交警连连点头：“好的好的。那么，先生你的姓名、职业、住址和联系方式也请告诉我一下。”

“江俊彦，澳大利亚籍港商，28岁。我住在普华永道4号，电话一般都是我助理接。”他轻轻地吐出字眼，全身散发出来的贵族气质让他看起来充满了优越感。

“哟，原来是港澳同胞啊！真的很高兴你能来泉州，在泉州要好好玩，我们国内同胞是很友好的。”交警热络地道。

江俊彦看了一旁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童言——友好？一点儿都没看出来。

“江先生的普通话真的不错，如果你不说自己来自香港，我几乎听不出你的口音。”交警说。

江俊彦微微点头示意：“承蒙夸奖，自小有不同语种的语言老师教一些，所以对国语也略有一二。”

“哈哈！‘略有一二’？你想说的是‘略知一二’吧！就你这中文水平，还敢大言不惭！”童言笑得前俯后仰，看到江俊彦“秋风扫落叶”般的表情，更是笑得差点叉了气。

“明明连成语都不会说，还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，真是人有多

脸，就现多大眼。”

“咳咳！”交警故意咳嗽了几声，示意童言适可而止。

童言瞥了江俊彦一眼，仍然不解气地讪讪道：“看上去很有钱的样子，还揪着那点修理费不放。”

“你这小姑娘怎么牙尖嘴利的，好车就该白被撞吗？怎么能有这么不理智的仇富情绪，一点儿都不懂事。”这回，交警直接替江俊彦教训起童言来。

“大叔，我们才是同乡好吗？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。”童言小声地喃喃抱怨。

交警皱皱眉头：“就事论事嘛，我们不能欺负港澳同胞呀！”

到底是谁欺负谁啊！拜托，难道警察没有看到他那副嚣张到不可一世的嘴脸吗？他都快把“天下第一”这四个字安到自己脑门上了！

童言一把怒火在心中烧得更盛，她转头看那姓江的——他掩饰得可真好，脸上完全是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样子！

“那么江先生，敢问你是做哪一方面的生意？”交警继续客客气气地好声询问。

“目前主要是矿产、珠宝、酒业、地产，对传媒也有些涉猎。”他答。

童言恨恨地想——不知道又是哪里来的富二代在这里摆谱，才约莫30岁的年纪，不是靠家里的支持，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生意？

交警连连赞叹：“真是青年才俊啊！你这车，我刚才去看了一眼，修修可得不少钱吧，听说这种车的零件特别贵，得从外国原装进口。”

童言的耳朵一下子竖起来，这下完了，原想着商业险晚交几天也没事，没想到就这么赶巧。可恶，这些开好车的家伙，有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，没事炫富还害人。

“我也不是很清楚具体的修理费用，这些都是我的助理在处理。”

“那是那是，你肯定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忙，哪有空管这种小事。”交警一脸赔笑。

“今天我来报案主要不是为了赔偿费用，只是不想被讹，为未来引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听说内地有很多这样的骗子。”说到这里，江俊彦看向童言。

童言正准备回呛，突然意识到他的前半句：“你……不需要赔偿费？”

江俊彦转过脸，漫不经心地挑起眉：“如果是呢？”

童言心花怒放，一巴掌拍到他肩上：“哎哟，你早说嘛，那我们什么

都好商量啊！”

江俊彦别开脸，嫌恶地拍开了童言的手，悠悠地道：“不过，我现在还没有那个意思。”

“喂，我说那你够了，几次三番的，一会儿要赔，一会儿又不用，哪有人像你这么耍人玩的！”

再好脾气的人恐怕也受不了这家伙的阴阳怪气吧！何况，童言的脾气一向不怎么好！

“另外，别忘了还有拖车费。”他气定神闲地再“补刀”。

“你！”童言腾地从座位上跳起来。

“我说，童……童什么来着，童言是吧，你可真不是什么淑女，怎么那么粗鲁呢？坐下！”交警瞅了眼童言登记在案卷上的名字，指名道姓地批评。

江俊彦有趣地看着她出丑，坦然坐在位子上，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让童言恨不得上去掐死他。

“江先生、童小姐，我看你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，私下先调解一下。如果实在调解不成，可以再到我们这里来。”交警拉了把童言，低声警告她，“你这个小丫头气性别这么大，你知道这车修理费要多高吗？最好调解了，闹上法庭你不是赔得更多？你自己是做律师的，应该很清楚。”

童言一想交警所言也不假，但她对江俊彦这厮“反复无常”的态度实在生气，于是抛给了他一张名片：“这上面有我的手机号码，你放心，内地人不都是骗子，不就是开了辆好车吗，别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。还有，我的车呢？”

“你的车停在哪里，刚才江先生已经告诉你们了，因为是肇事车辆，我们会依法扣留，所以现在你不能开走。”大叔接话道。

江俊彦满意地一笑，从容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掸了掸笔直的西装，一双锋利的眸子对上童言冒着怒火的双眼，波澜不惊地看着她：“这下，算是执法机构扣留了你的车，我不用被判个三五年了吧？”

他这是故意的！江俊彦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！

江俊彦低头看了一眼童言的名片，唇角浮起一丝不怀好意的笑意：“那么，童律师，等我想好了要你怎么赔，我们再联系了。后会有期。”

他就这么扬长而去，留下童言像一只沸腾的热水器，站在原地汹涌地上下翻腾……

刚刚他说什么来着？